

詹姆斯·赫利厄特
作品集 ②

- 作者的第二部《纽约时报书评》榜首之作，
留驻榜首长达24周之久
- 美国《时代》周刊、英国《好书指南》强力推荐

众生既聪慧 又奇妙

JAMES HERRIOT ● [英] 詹姆斯·赫利厄特 / 著 ● 徐和平 陆毅 / 译



ALL THINGS WISE
AND WONDERFUL

众生既聪 又奇妙

JAMES HERRIOT

(英) 詹姆斯·赫利厄特 / 著

徐和平 陆 毅 / 译



陕西旅游出版社

Chinese(simplified Characters)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c)
1999 by Shan - Xi Tourism and Travel Press Published by ar-
rangement with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Ltd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中文简体字版本通过博达著作权代理公司授权
陕西旅游出版社独家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詹姆斯·赫利厄特作品集

ISBN7 - 5418 - 1637 - X/C·20

I·吉…

II·吉…

III·小说—现代—英国

IV·1561·46

詹姆斯·赫利厄特作品集

著 者:(英)詹姆斯·赫利厄特

译 者:杨依林 刘春辉 张勇等译

责任编辑:马凌云 高明

封面设计:康笑宇

出版发行:陕西旅游出版社

印 刷:广东省番禺市印刷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55.25 字数:1100千字

版 次: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8000

ISBN7 - 5418 - 1637 - X/C·20

定 价:90.00元(全五册·每册1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跑快点！”排长大声喊叫着。他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老是跑在气喘如牛、汗流浹背的队伍后面催促着大家。

我在队伍中间和其他人一样费力地跑着，并且怀疑自己到底还能支撑多久。我腹部痛苦难捱，两腿发麻不听使唤，脑子也没精神去计算我们到底跑多少路了。

早上在营房门口集合的时候，我没有一点儿思想准备，我们穿的不是野战服，而是套头的羊毛衫和皮鞋，一点儿也不像大难临头的样子。更何况，那个矮小的排长还挂着满脸的笑容，简直就把我们当成他的亲兄弟似的。

“好吧，小伙子们，”他亲切地对我们这五十个新兵说，“我们只不过是跑到公园去散散步，大家跟着我一起来。向左转！跑步走！左、右！左、右！左、右！”

结果，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们还在伦敦大街上摇来晃去，连个公园的鬼影子也没见着。起初，我还尽力告诉自己，我的身体是禁得住考验的。一个乡下兽医，尤其是约克郡谷地的兽医，是从来没有机会让自己的健康状况不佳的。

可是现在，其它的念头慢慢爬进了我的脑中。我和海伦几个月的婚姻生活是多么的安逸。她是个那么出色的厨子，而我又是她最忠实的食客。在那段日子里，我不顾自己的肚皮凸起，不顾自己的胸部下陷；可是，现在我却尝到苦头了。

“就快到了，小伙子们！”排长在队伍后头又开始喊叫了。一路上，他这种话也不知说了多少遍，不过这一次，听起来似乎是

当真的。

队伍转进另一条街道后，我们总算看见了公园的影子。心中真有说不出的欣喜，就像大难不死，看见救星似的。

我们穿过一排稀稀落落还有几片秋叶的树木，立刻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可是排长却一个劲挥手叫我们继续往前跑。“继续，小伙子们，绕着公园跑！”他又叫又跳地指着一条土黄色的跑道。

我们吃惊地瞪着他。他不会是开玩笑吧？随后，队伍中爆出了一阵抗议声。“实在跑不动了！排长……”“发发慈悲吧！排长……”

那个小家伙的脸上顿时失去了笑容。“我叫你们跑就跑！快，快！一、二，一、二……”

我抬起脚，踉踉跄跄地往乌黑的石楠和黄绿的草地之间跑去，一个支持不住，整个人栽倒在地上。忽然，我感到世界末日的来临。三天以前，我还在德禄镇上，而现在是怎么了？我的心思一半回到了海伦身上，另一半则还在计程车上，从后窗望着在晨光下渐渐消失的翠绿山岗；还在火车的过道上，望着南英格兰的平坦草原向后溜走。我越想，胸中就越像塞了块磐石那么沉重。

我在贵族板球场向皇家空军报到。先是填了一大叠的表格，做了体格检查，接着又领了一大堆的装备。手续完毕后，我被安排到圣约翰森林旅馆里宿营。在他们没有搬走家具之前，这里可说是一个极富丽堂皇的地方。但是他们却没能搬走笨重的浴室设备，因而，我们最感快活的一件事，就是有无限制的热水供应。

经过白天一整天烦恼、累人的报到手续，晚上，我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热水澡，用的是我临走前海伦塞到我皮包里的一块高级香皂。可是自从那次以后，我就再没有用过这块香皂。它的香味实在太刺激人了，我只要闻到一点，就忍不住想起离开太太的头一个晚上，以及我那时的感受。

第二天，我们不停地行军、上课、用餐和打预防针。我是非

常习惯注射器的，可是对我的一些同伴来说，那种景象却是太触目惊心了，尤其是当抽取血清的时候。他们一见到从自己血管里流出来的黑色液体，有四五个人就不声不响地一起倒了下去，结果，总是要由担架兵咧着嘴笑着把他们抬走。

我们的三餐都是在伦敦动物园里吃的，用餐因夹杂着猴子的吱吱喳喳声和狮子的吼声作为伴奏而显得非常有趣。可是每顿饭之间却尽是行军、行军、行军，一双新皮靴又弄得我们苦不堪言。

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一切仍然使人觉得迷迷糊糊，不知自己究竟到了哪里。第一天早上，我们是在六点钟被一阵嘈杂的垃圾箱盖敲打声吵醒的。其实我也并没真正指望会有嘹亮的小号声，但是我觉得如此催人起床的做法真是不够浪漫，简直不能忍受。然而，不管以前的几天有多么难过，在现在这个时候，我唯一关心的就是赶快把公园跑完。公园大门就只剩下几步路了，我鼓起最后一口气，摇摇欲倒地跑了过去，并和痛苦呻吟的同伴一起停了下来。

“再跑一圈，小伙子们！”排长兴奋地吼着，而当我们震惊地瞪着他时，他却忍不住笑了。“你们以为这就算苦？等你们上战场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了。我现在只是一步一步地训练你们，以后你们就会感谢我的。向右转！跑步走！一、二，一、二！”

我抬起发抖的双脚再次向前跑时，一阵痛苦的念头钻进了我的脑中。再跑一圈一定会折腾死我——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你离开了可爱的妻子和幸福的家庭来为皇上和国家效命，而他们却这样对待你，这真是没有天理啊！

前一天晚上，我梦到了德禄镇，又回到了在戴金老先生的牛栏中。这位农夫屈着身子，一对眼睛从长满络腮胡的长脸上耐心地瞅着我。

“看起来老阿花是完了。”他的手轻抚着老牛的背。这是一只

巨大、长满粗茧的手掌。戴金先生枯瘦的身子上见不着几块肉，而他那十根干巴的手指更是一生劳苦的明证。

我把针擦干，随手扔到装着小刀、刀片等缝合设备的铁盒子里。“当然这得由你自己决定，戴金先生，不过这可是我第三次为她缝乳头了。这种事恐怕以后还是会发生的。”

“唉！它就是这个样子了。”农夫一面说一面弯下身子，察看那道四寸长伤疤上的一排乳头。“真是的，你简直想不到会是这么一团糟——要是能有另外一只牛做替身多好。”

这是老牛最不幸的事了。上了年纪，它们的乳房就垂了下来，而乳头也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松垮。只要一躺下，它们这些要命的造奶器官就被挤到了一旁，别的牛走过来，随时都有可能踩到上面去。

戴金先生的小牛栏里只有六头牛，每头牛都有自己的名字。在那个年头，你再也找不着有名字的牛，同样也再也找不着像戴金先生这样的农夫，就靠着这几头乳牛、几头小牛、几头猪和几只母鸡勉强维持着穷困的生活。

“唉，好了！”他叹了口气，“就算这个老小姐不欠我什么了。我还记得十二年前她出生的那个晚上。她是老雏菊生的，地方就是在这个牛栏里。我用麻袋把她给背了出去，而那时还正下着大雪呢！从那天起，我也记不清楚她到底造出了几万加仑的奶来——如今她每天还能造4加仑。现在，她可以说欠我什么了。”

就好像知道自己是我们的话题似的，阿花转过头来，痴痴地望着她的主人，俨然一幅古代经典的牛画像。她和主人一般的瘦骨嶙峋：全身骨头紧紧巴着满是皱纹的皮，再加上四只瘦长、外八字脚。还有，她那曾经高耸、结实的乳房，如今也都无精打采地快垂到地上了。

同样，她安详、无奈的神情也酷似她的主人。我在为她缝乳头之前曾先给她打了一针麻醉药，不过，我想我即使没打的话，她

也不会怎样动的。本来，为牛缝乳头这件差事，正好使兽医处于一个挨踢的理想位置，人脑袋正好在牛后腿前方略低处。不过阿花可是一点危险也不会有，她这一生就从来没踢过人。

戴金先生吁了一口气。“好吧，她的一生就算到此为止了吧。我会叫杰克·多德森在礼拜四把她牵到拍卖场去。她的肉吃起来可能会有点老，不过，我想她还是能做几块肉饼的。”

他努力想说个笑话，可是看着老牛，他却一点也笑不出来。在他身后，翠绿的山坡直奔到河沿旁，春日的太阳照在宽阔的水面上，洒成无数道跳跃的光芒，裸白的河石映着青葱的堤岸闪闪发光，而绵延的堤岸又连接着山谷两旁的牧场。

我常常觉得，像这样的小农场才是一个理想的家园。这里离德禄镇虽然只有一哩地，但是却已远离尘嚣，而且还有令人心旷神怡的河水和丘陵。我曾经对戴金先生表示过这种意见，而老先生却转过头来，带着一脸苦笑。

“唉，可是这种景象又有什么用，她又不能让我发财！”他说。

结果，我在下个星期四再来这农场“清洗”一头牛的时候，牲畜贩子多德森正好也来牵阿花了。他已经从别的农场收购了一群老弱的阉牛和乳牛，而它们就站她上面的山坡路上，由多德森的伙计照料着。

“您好，老农夫先生，”他急忙嚷嚷着，“我一眼就看出来你要我牵的是那一头。就是边上那个老家伙，是不是？”他指着阿花说。

他这句话听来虽然有点残忍，可是事实上倒也适合那头老态龙钟的牛，尤其是站在她气宇轩昂的同伴中间，更显得如此。

老农夫有好一阵子没回答，只是走到牛群中间，轻轻摸着阿花的前额。“唉，就是她，杰克。”他踌躇了半天，然后解开她脖子上的铁链。“去吧，老小姐。”他喃喃地说，而那老牛转过身子，依依不舍地走出牛栏。

“嗨，你快点！”那贩子大声喝斥着，又用棍子顶着她的屁股。

“不许打她！”戴金先生吼了出来。

多德森吃惊地看着他。“我不会打她的，你知道的，只是想赶她走快点。”

“我知道，我知道杰克，但是你也犯不着动棍子。不论你到哪儿，她都会跟去的。她一向都是那么听话。”

阿花就好像要证明她主人没撒谎似的，慢吞吞地走出大门，然后按着农夫的一个手势，转身上路了。

我和老先生一同望着那牛不慌不忙地爬上了山坡，而杰克·多德森则在她后面悠悠哉哉地晃着身子。直到小路转进稀稀疏疏的一丛树里面，人和牛群都已不见了踪影，戴金先生还是两眼巴巴地凝望着它们，听它们的蹄子在硬石地上踩出的踢踏声。

等声音完全消失了，他突然转过身来。“好了，哈利先生，我们可以继续我们的工作了。我去为你端盆热水来。”

我用肥皂洗完手，再把手插进牛肚子时，那农夫都一直默不作声。如果还有什么比取出牛产后胎物更不愉快的事，那就是看别人做这种工作了。所以，我每次伸手在牛肚子里摸索的时候，总是要和人聊聊天。不过这一次却让我费尽了心机。戴金先生对于我的种种话题，诸如天气、网球和牛奶价格等，都只是报以几声咕哝作为回答。

帮我抓着牛尾巴时，他把身子靠到了牛背上，两眼无神地呆望着远方，同时还猛力地抽着烟斗。另外，由于大家心情比较沉重的缘故，今天的工作当然也比平常费时久了许多。中途，我每隔几分钟就要把手抽出来，放回热水中，重新用肥皂给隐隐作痛的手消毒。

最后，工作总算完成了。我松了松腰带，又脱下了衬衫。谈话在老早之前就已经结束了，而当我们打开栏门时，沉闷的气氛更是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忽然，戴金先生停了下来，一只手还抓着门闩。“那是什么？”

他低声说。

山坡的那面传来一阵牛蹄的踢踏声。来农庄有两条路，有条小路比其它入口都近半哩并入大道。而当我们凝神听着时，一头牛绕过小路上的一块大石头，直直朝我们走了过来。是阿花！她踏着轻快的步伐，松垮的奶子还一摆一摆的，两眼紧紧盯着我们后面的栏门走了过来。

“这是怎么回事……？”戴金先生大叫了一声，可是那老牛却毫无反应地从我们旁边擦身而过，毫不迟疑地踏进了她居住多年的牛栏内。她不解地闻了闻空荡荡的干草架，然后回头望着她的主人。

戴金先生也同样盯着她，饱经风霜的脸上没有丝毫表情，不过烟斗上的烟圈却是喷得更浓了。

随后外面传来一阵啪哒啪哒的皮靴声，紧跟着杰克·多德森气喘吁吁地冲进了栏门。

“喔，原来你在这，你这个老家伙！”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说，“我还以为把你丢掉了！”

说完，他又转向农夫。“对不起，戴金先生。她一定是从另一条路转回头的，害得我到处找她。”

农夫耸了耸肩。“没关系，杰克，这不是你的错，我事先应该告诉你的。”

“只要找到就不要紧了。”牲畜贩子咧嘴笑了笑，再转向阿花。“走吧，大小姐，让我们再次上路吧。”

突然，戴金先生伸手拦住了她。

接下来是好长一段时间的沉默。多德森和我都吃惊地望着农夫，而他则继续盯着那头老牛。她贴靠在腐朽的隔间木条上，两眼流露出悲哀、听天由命的眼神，身上散发着一股令人怜悯的尊严。这股尊严盖过了她那难看的四肢，她那皮包骨的胸部，和她那几乎垂到地上的乳房。

接着，戴金先生不声不响地走到阿花面前，给她套上了铁链。然后，他再慢吞吞地走到牛栏尾端，带了一叉子的干草回来，随手把草扔到了槽架上。

这正是阿花所盼望的。她探出头去咬了一大口，心满意足地嚼了起来。

“我该怎么办，戴金先生？”牲畜贩子迷惑不解地叫着说，“他们还在市场上等我呀！”

农夫在门上敲了敲烟斗，从破烂不堪的罐子里抓出一把黑烟草填了进去。“对不起，浪费你时间了，杰克，你得空着手走了。”

“空手走？可是……”

“唉，你一定会以为我发神经了，但就是这么回事。老小姐既然自己回家了，那它就不走了。”他意志坚决地瞥了牲畜贩子一眼。

多德森想了半天，点了几下头，才拖着脚步走了。

戴金先生迫在他后面，大声叫着：“我会赔偿你的时间的，杰克，把费用记在我的账上！”

说完，他转过身子，点燃烟斗，深深地抽了起来。“哈利先生，”烟雾飘到了他耳后，“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注定要发生的事才是最好的？”

“是的，戴金先生，我常常这样觉得。”

“看见阿花从山坡上走下来的时候，我就这样觉得。”他伸出手去搔着牛尾巴。“打从她小时候起，我就最疼爱她。现在，谢谢老天，我真高兴它又回来了。”

“但是那些乳头怎么办？我想还是把它们缝上吧，可是……”

“不，哈利先生，我已经有一妙招了，是刚才你在做清洗工作的时候想到的。”

“妙招？”

“是的。”老人点了点头，又用拇指把烟草压紧了些。“我可以不要挤她的奶，而要她喂个两、三头小牛。那边的老牛栏是空着

的，她住在那里，以后就再也不会再有牛踩她的老乳头了。”

我大声笑了出来。“你说得不错，戴金先生，她住在那里不但安全，还能轻轻松松喂养几头小牛。她可以活得很自由。”

“不管怎么说，这些都不重要啦。这么多年过去了，她再也不欠我什么了。”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了一抹慈祥的微笑。“重要的是，她又回家了。”

现在，我踉踉跄跄绕着公园跑，眼睛大部分都一直闭着。我一睁开两眼就会看见红尘翻滚。然而，人的忍耐力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东西。黑树下的铁门再一次出现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跑完了第二圈，我还活着，现在无论如何也要休息了。这一次我要躺下来。我觉得想吐。

“棒小伙子！”排长兴奋丝毫不减地叫喊着，“你们表现得不错。现在我们来原地跳跃。”

我们这支几近崩溃的队伍中传出了一阵难以置信的哀号，可是那排长却仍然脸不红，耳不臊。

“双脚离地，跳！跳！跳！还不够高，快点，再跳！跳！”

这真是集天下荒谬之大成了。我的心头燃烧着忿怒。这些家伙本来是该使我们强壮结实的，可是正好相反，他们却使我的心、肺遭到了无法承受的伤害。

“你们以后会感谢我的，小伙子们，记住我这句话。双脚离地，跳！跳！”

痛苦中，我看见了排长的笑脸。这个家伙显然是个虐待狂，向他哀求是没有用的。而当我使尽吃奶的力气跳到空中时，我突然发现我昨天晚上为什么梦到了阿花。

我也想回家。

二

又浓又黄的伦敦大雾笼罩在我们身上。我见不着纵队的排头，只看得到领跑者手上那只摇摆的灯笼。6点30分去吃早餐的这段行军是一天中最难过的时间了。这时，我的心情低落，而乡情又痛苦地涌了上来。

德禄镇上也时常有雾，不过那都是村雾，和这里的完全不同。有天早上，我驾车外出，车灯强烈地照射着前面的灰幕，可是我在门窗紧闭的车上什么也看不见。这时，我正在驶往山谷上方的途中。当车子平稳地爬上山顶后，突然之间，晨雾变成了一层闪闪发光的银纱，跟着转眼就消失了。

在这上面，耀眼的太阳使人目眩，而绵延不尽的翠绿山岗也浮现在我眼前，它欣喜若狂地耸立在夏日的蓝天下。我如痴如醉地趋车向前，透过挡风玻璃凝视着这一片风光，就好像以前从来没见过似的。

我本来也是和平常一样的在赶时间，但是我不得不在路边停了下来。山姆急急忙忙从车上跳了出去，带我走到了一块空旷的草地上。这条小猎犬在闪亮的草坪上纵情地奔跑着，而我则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回首望着山下的田野。我深深吸了一口清新芳香的空气，心怀感激地凝视着我那片赖以谋生的绿油油的大地。

本来，我可以待在这里四处逛逛，或是看着山姆摇晃尾巴，在阳光还没照射到的角落上这儿钻钻、那儿闻闻，可是我却有个约会得去，而且还是不平常的——是和当地一位贵族的约会。所以，我心不甘、情不愿地回到了车上。

我预定在早上9点30分开始霍尔顿爵士的结核菌素检验，而当我开车绕过伊利莎白大厦后面到旁边的农舍时，我忽然觉得一阵疑虑不安。放眼望去，四处见不着一头牲畜，只有一个穿破旧蓝布工作服的人在羊圈出口边忙着敲打东西。

他转身看见我时，挥了挥他手上的铁锤。我向前走近，惊讶地看着这个额头上散落着一头灰发的瘦子，又看了看他身上那件破了洞的毛背心和盖了一层粪便的长靴，心里以为他会说，“嗨，哈利先生，今早好吗？”

可是他却说：“吉米，我的好朋友，我非常、非常抱歉，我们还没为您准备好呢。”说完，他摸起了他的烟斗袋。

这位霍尔顿家族的第十一代侯爵——威廉·乔治·亨利·奥古斯图斯，总是叼着一根烟斗，而且，随时都是在填烟叶或用钻孔工具清除烟垢，要不就一定是打算点燃烟斗。不过我却从没看见他真正抽过。遇到紧张的时候，上面那三样事他总想同时一起做。

由于事情还没准备好，他显然觉得尴尬，看见我无心瞥了手表一眼时，他更是急躁地把烟斗从嘴中拉了出来又放了回去，并把铁锤挟在腋下，翻弄起一大盒火柴来。

我凝望着农舍对面的一片高地。在地平线远处，我认出了一些微小的形影：飞奔的牲畜和疾行的人；另外，我还隐约听见阵阵狗吠声、发怒的牛鸣声和各种的尖叫声：“呵！呵！”“走开！”“小狗，坐下！”。

我不禁叹了一口气，这已经不是件新鲜事儿了，因为约克郡的贵族对时间一向是这么不负责任的。

侯爵老爷显然感觉到了我的心情，因为他更加不安了。

“我真是不好意思，老朋友，”他一面说，一面扔了几根火柴到地上，又把烟草屑撒到石板上。“我确实答应你在九点半准备好的，可是那些该死的牲畜就是不听我的话。”

我勉强挤出了笑容。“不要紧的，霍尔顿爵爷，他们好像在赶它们下山了，反正我今儿早上不赶时间。”

“太好了！太好了！”他说完又想点燃烟斗，不过那高高一堆黑烟叶先是噼哩啪啦响了一阵，然后从烟斗边缘掉了下来。“来看看这个，我正在用厚板和铁皮搭这个呢！待会儿把它们赶到这里面，就可以动手了。还记得上次我们那个费劲吗？”

我点了点头。那次的事我可真是忘不了。霍尔顿爵爷只有差不多三十条乳牛，可是那次我却费了三个钟头的工夫，就像牛仔表演特技似的才把它们赶到一块儿，给它们做好了检验。我满心狐疑地瞥那摇摇欲坠的围栏几眼。待会儿看看他怎么应付得了那些野性十足的畜牲，想必一定十分有趣。

其实，我并没存心强调这件事，可是我无意中竟又瞥了手表一眼。这下，那个小矮子活像挨了晴天霹雳似地缩起了身子。

“该死！”他咆哮道，“他们到底在那儿搞什么名堂？看来我得亲自过去帮帮他们才行！”说完，他心神不宁地把铁锤、烟叶袋、烟斗和火柴在左右手间倒来倒去，把它们放到地上又拾起来，最后才终于决定把铁锤放下，把其它的都塞到口袋里。弄好后，他四平八稳地向前走了去。看着他的背影，我心里想，全英国大概再也没有几个像他这样的贵族了。

要是我是个侯爷，那我现在要不躺在床上享福才怪；最多就只扒开窗帘，看看外面是个什么样的天气。可是霍尔顿爵爷却从来也不闲着，他做起事来跟他手下人一样勤快。有天早上，我来到这里时，发现他竟然站在一堆肥料上面，起劲地做着粗俗的“扒粪”工作，把一铲铲热呼呼的粪肥往车上扔。此外，他还总是穿着一身破衣服。起先，我以为他那破衣服里面一定会有什么值钱玩意儿，可是我却从来也没看见过。即使是雪茄烟，他也是抽的是普通农夫抽的最多的那一种牌子——Redbreast Flake。

我正沉思的当头，忽而被一阵轰隆隆的蹄响和狂叫声打断了，

原来，霍尔顿爵爷的牛群来了。不消几分钟，栏场里便挤满了乱哄哄的畜牲，身上散发着像浮云似的热气。

紧接着，只见侯爵老爷从农舍一角蹦了出来。“干得好，查理！”他大声吼着，“把第一头先赶进围栏里去！”

在里面的人打开栏门时，他满怀希望地喘着大气站在栏板边，不过他却没能等多久。因为，一头毛发蓬松、满身通红的怪物突然从里面钻了出来，先是在窄道里露了一下面，然后便以五十哩的时速冲了出去，两角上和颈子上还叮铃铛地吊着一些侯爵老爷搭的玩意儿，至于其它牛兄牛弟，当然也是紧追不舍，扬长而去了。

“挡住它们！挡住它们！”那小个子贵族尖叫着，可是这一点儿用也没有。

没过多久，那些牛儿们全都惊狂地窜回到原先的高地上。休尔顿爵爷的手下也跟着牛儿跑了过去，而我们俩只有傻怔怔地站着，像刚才一样看着地平线那端的小黑影，听着遥远的“呵！呵！”声和“快走！”什么的叫声。

“我说，”他丧气地自言自语说，“那玩意儿并没多大用，是吧？”

不过他是个死脑筋，牛脾气。话刚说完，他便抓起铁锤，再次精神十足地铿铿锵锵起来。等到那群畜牲回来的时候，他的围栏又重新钉好了，而且前头还加了根铁棍，以防再一次被撞破。

看起来，那玩意儿这一次派上了用场，因为第一头牛在遭到铁棍抵抗后，便静静地站着不动了，而我也能从木板间隙中，伸手抓住它的颈毛。

霍尔顿爵爷兴冲冲地一屁股坐到一个油桶上，又把我的检验本子放在他的大腿上。“我替你登记，”他叫着说，“开始吧，伙计！”

我弄稳了我的弯脚规，说：“八，八。”他写好后，下一头牛又进来了。

“八，八。”我说完，他再次点了点头。

第三头牛进来后，我说：“八，八。”第四头，我还是说，“八，八。”

侯爵老爷这下抬起头来看了看我，不耐烦地伸手抹了抹前额。“哈利，小老弟，你不能换点别的说啊？我已经快没兴趣啦！”

一切进行顺利，直到看见首先发难撞破围栏的那头牛为止。它的脖颈上受了点小擦伤。

“我说，你看那儿！”侯爵老爷叫着，“那个伤要紧吗？”

“不要紧，只是点皮外伤。”

“这就好。可是，你不觉得我们该给它上点药吗？上点那个什么……”

我等着他说出药名，霍尔顿爵爷是个“May and Baker”药厂生产的“普罗巴霉定”消炎软膏的信徒，不管碰到什么大小伤，他就只认那种药。他爱用那个玩意儿，可惜他却说不出“普罗巴霉定”这个名词儿。事实上，整个这地方也没有一个人能说出那个词儿，除了农场工头查理以外，而即使他也是只能说个大概，侯爵老爷对他可是有莫大的信心。

“查理！”他呱呱大叫着，“你死到哪去啦，查理！”

那名工头从牛群中露出头来，用手碰了下小帽，说：“在这儿呢，老爷。”

“查理，哈利先生给我们的那个妙玩意儿——你晓得，就是那个治割伤、擦伤的什么普罗……布罗……你到底管那叫什么？”

查理踌躇了一会儿，每次替侯爵说那药名都是他生命中一个伟大的时刻。“普罗普巴霉，老爷。”

侯爷欣喜若狂地猛拍一下膝盖。“就是它！普罗普巴霉！该死！我的舌头怎么总是绕不过来？你真是好脑筋，查理！”

查理谦虚地点了点头。

跟上次比起来，这次的检验要顺畅多了，一共只花了一个半小时便大功告成，不过当中却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在进行到一